

鲁迅请客 家宴是“最高态度”

鲁迅对请客吃饭非常重视，这和他对待看电影的态度相似，即宁缺毋滥。他在给萧军、萧红的信中曾经说：“请客大约尚无把握，因为要请，就要吃得好，否则，不如不请。”在家里治饌请客，是鲁迅对待请客的最高态度。

过生日时常邀客人到家里来

鲁迅日记中，治饌请客共有32例。其中北京时期仅6例，上海时期达28例。北京时期，周府有时准备一顿饭，还从两个方向邀请客人，如1925年1月25日是个星期天：“治午餐邀陶璇卿、许钦文、孙伏园，午前皆至，钦文赠《晨报增刊》一本。”这显然是鲁迅的客人。与此同时，“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、王小姐午餐，正午皆至也”。这则是周母的客人了。

鲁迅过生日时喜欢邀请客人到家里来。作家李霁野1993年9月回忆说，他1924年翻译《往星中》一书时，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和韦素园、台静农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鲁迅一次，每次去，鲁迅都显得很高兴，他谈兴很浓，往往到深夜还不肯让他们离去——

有一次，他送我们出门时对我们说：“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。”当时我们疑惑不解，第二天我们按时赴约了。鲁迅先生说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邀你们来家热闹热闹，我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，让你们尝尝。”从此我们就知道鲁迅先生的生日是哪一天了。第二年即1925年的9月25日，我们三人又相偕为鲁迅先生拜寿了。这次是吃炸酱面，先生平日里也喜欢

这类饭菜。静农还带去了两瓶山西杏花村酒店出售的汾酒，因为我们知道先生偶尔也喝一两杯。

1926年8月16日，鲁迅邀请云章、晶清、广平午餐。云章即吕云章，晶清即陆晶清，她们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活跃于北方文坛，当时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（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）国文学系，是许广平、刘和珍的同班同学。8月13日，在女师大毕业前夕，吕云章、许广平、陆晶清曾同邀鲁迅共进午餐，同桌有徐旭生、朱遇先、沈士远、尹默等。16日这一天，是鲁迅回邀吕云章、许广平、陆晶清。这可以看作是鲁迅、许广平向吕云章、陆晶清的饌别。当时，鲁迅和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后，便打算离开北京前往南方，吕云章、石评梅、陆晶清等前往北京站为鲁迅送行。之后鲁迅去了厦门，许广平去了广州。1927年10月，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，在东横浜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共同生活。鲁迅与许广平选择在上海居住，是因为上海有租界，进退回旋的余地比较大。租界是中国的屈辱之地，在“清党”的特殊时期，却也是安全之地，所以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，以“且介”命名自己的文集，表达一种既屈辱又苟且偷生的情绪。

家宴加固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情

上海时期，周府请客时，绝大多数都是许广平下厨做饭。有时是买书、办事遇友人请至家里。如在内山书店遇蒋径三（浙江台州人，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，时为中大图书馆馆

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的蒋径三与其结识）“值大雨，呼车同到寓”，请客人吃了饭才作别。再如帮助傅东华（翻译家，浙江金华人）延医为其子看病后，邀一同帮忙的河清（翻译家黄源，鲁迅弟子）“来寓夜饭”。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古道热肠。

有时是为海婴过生日。鲁迅爱子周海婴生于1929年9月27日，父子二人的生日以阳历算只差两天，父亲的生日往往变成了孩子生日的附属品。海婴一岁时，“治面买肴，邀雪峰、平甫及三弟共饮”。1931年9月25日本是鲁迅生日，“晚治肴六种，邀三弟来饮，祝海婴二周岁也”，庆祝家宴的主角却变成了海婴。三岁时，叫来了三弟一家，“晚三弟亦至，并赠玩具帆船一艘，遂同用晚膳。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，煎饼、水果各一囊”。1934年海婴过五周岁生日，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奉告：“但作少许菜，大家吃了一餐，算是庆祝，并不请客也。”

有时也为自己过生日，比如1933年9月22日，“是日旧历八月三日，为我五十三岁生日，广平治肴数种，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，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”。雪方即冯雪峰，这里所记的“万年笔”是日语，即自来水钢笔。

有时是庆祝节日。过中秋，“煮一鸭及火腿，治面邀平甫、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”。过除夕，“治少许肴，邀雪峰夜饭，又买花爆十余，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，盖如此度岁，不能得者已二年矣”，显出了难得的好心情。

冯雪峰多次受邀到周府吃饭，也是有原因的。1930年5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，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。地下室房租便宜，大约15平方米，光线很差。那时他很穷困，常常连车钱都没有，只得向友人告借。住在这里时，冯雪峰晚饭在九、十点钟吃完；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。五烈士牺牲后，他与鲁迅编辑出版《前哨》进行纪念；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，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。可以说，周府家宴，加

固了他们的相知相契。

请三弟一家吃饭另有用意

有时是吃团圆饭。1933年5月27日，“晚，治饌邀蕴如及三弟夜饭，阿玉、阿菩来”，“阿玉”即侄女周晔。之所以这一天请弟弟一家吃晚饭，鲁迅有自己的用意。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。5月18日晨，鲁迅的好友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。5月20日，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葬，其悲愤可想而知。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，喘一口气，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团聚一次，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，鲁迅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。

有时是为他人饌行。一次是为史沫特莱女士将前往欧洲时饌行，一次是为萧红饌行。萧红与鲁迅夫妇相熟后，经常到周府做客。有一次他们谈得非常高兴，不知不觉忘了时间，萧红离开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。许广平送萧红出来，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，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，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，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。

在鲁迅家里，萧红曾做过韭菜合子和荷叶饼，不过她做得并不好，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：“我再吃几个吗？”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，每天饭后必吃“脾自美”胃药丸一二粒。

萧红还描述过另一场吃饭的情形，即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。那天很晴，一阵阵地刮着热风，虽然黄昏了，客厅后还不昏黑。鲁迅新剪了头发，桌上有一碗黄花鱼，大概是顺着鲁迅的口味用油煎的。鲁迅前面摆着一碗酒，酒碗是扁扁的，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。这些都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形象，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、生活的朴素以及萧红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。

据《鲁迅的饭局》薛林荣/著

李世民毁了魏征墓碑之后

李世民真的毁过魏征的墓碑吗？对于那些熟悉李世民与魏征君臣相知故事的读者来说，初次听到这件事，难免会感到惊讶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公元643年，魏征病逝。当时唐太宗李世民45岁。他们二人的关系，起初其实带着些相互试探与戒备，后来才逐渐成为彼此信任的君臣与搭档。尽管李世民好几次气得想“杀了这个乡巴佬”，但最终都忍了下来，依旧重用魏征。

魏征走后，李世民十分思念，厚葬了他，并亲自撰写碑文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有人向李世民进言，说魏征生前曾把劝谏的内容整理成册，还拿给史官看，有意留名青史。这话让李世民心里不太舒服。

接着又有人告发：魏征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相，而这两个人后来都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事件。

杜正伦曾是太子左庶子（辅佐太子的官员），因泄露皇帝对太子的批

评被贬；侯君集更是因参与太子谋反被处死。

这两件事触动了李世民最敏感的神经——他一生最痛恨结党与叛乱，尤其自己是通过“玄武门之变”登基的，对此类事情格外警惕。尽管魏征曾是前太子李建成的人，但李世民既往不咎，重用他也是为了显示胸襟。如今听说魏征可能牵连谋反，盛怒之下，他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。

时间到了贞观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，李世民亲征高丽。战事艰难，回师途中，他怅然感叹：“如果魏征还在，他一定会劝我不要打这一仗啊！”

此时的李世民，已经从愤怒中冷静下来。他不仅把魏征的家人召到身边抚慰，还派人用“少牢”之礼（古时皇家祭礼分为两种：一为“太牢”，祭品为三牲；一为“少牢”，祭品为二牲）祭奠魏征，并重新为他立起墓碑，恢复了对其家族的礼遇。

据《看天下》张佳玮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风采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